



自然感悟
Nature series

桃之夭夭

●
花影间的曼妙旅程

王辰 著

张瑜 余天一 绘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桃之夭夭

花影间的曼妙旅程



王辰 著

张瑜 余天一 绘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之夭夭:花影间的曼妙旅程/王辰著;张瑜,余天一
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470-8

I.①桃… II.①王…②张…③余… III.①花卉—
观赏园艺 IV.①S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1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桃 之 夭 夭
花影间的曼妙旅程

王 辰 著

张 瑜 余天一 绘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470-8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40.00 元

〔前言〕

他们如何认识世界

“这是什么花儿啊？”

当你和单纯热爱自然、乐于观察却并未能系统地学习过相关学科知识的朋友同行，当他们恰好知道你在大学读了生物学，上面那一句话，就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疑问句。无论行道树还是墙角的野草，无论挂着开业大吉的花篮还是黄昏时枯槁的老人推车贩卖的自家盆花，兴之所至，这个问题便会出现你的耳畔。若能够回答得出，待你说出那种植物的名字，往往你会听到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第二个问题是尴尬，也是伤痛。我在大学里头，学了四年生物学，又学了三年植物学，专业是植物分类，而最基础的训练，就是识别不同的植物，并将它们按照固有体系，分门别类，归入各个级别的类群里，界门纲目科属种。然而，要回答“某个植物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的问题，在教科书里，大约十之八九找不到答案。

有一种折中的办法。如今的植物学，用国际通用的拉丁文

双名法作为植物唯一的学名，例如银杏树，它的学名就是 *Ginkgo biloba*，剩下无论是中文的银杏、白果、公孙树、鸭脚树，抑或其他国家其他语言文字的表述，那些名字统统算作邦名、俗名。我们可以通过解读拉丁词语，勉强来解释植物名字的由来——*Ginkgo*指银杏属，*biloba*指二分叉的，银杏的叶子先端经常二分叉，所以叫这个名字。

上述的解答，看似满怀科学性，实则多少有些答非所问的嫌疑。问题原本是：银杏为什么叫银杏，回答则变成了，*Ginkgo biloba* 是什么意思。然而当我们自小学到大学，乃至读了研究生，我们所学习到的所谓知识，就只能做如此的解答了。没有课本也没有人，会告诉你银杏这个词语的由来，是“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更不会有人对你说，这名字相传是北宋仁宗皇帝亲口所赐。

我也见到过另一种尴尬。在花团锦簇的公园里头，小女孩问爸爸，芍药为什么叫芍药啊？爸爸说，啊，因为古代的时候，芍药可以当作药材。小女孩蹙眉良久，表情凝重地问：“芍药的‘药’我懂了，可是芍药的‘芍’呢？”相似的尴尬，还有“蜡梅”被许多输入法默认为“腊梅”，大约解释为“腊月开花的梅”极其顺理成章。这些问题，无关衣食住行，可谓小而无用的细枝末节，然而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我们会骤然发觉，似乎某个环节缺失了什么东西，那些缺失，在人的心里扬起一条条浅淡的不愉快的涟漪。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今风行的教育方式开始大行其道，人们大都难以逃脱。以西方科学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教育框架，延伸到高校的教育体系之中，进而延伸到人们的思考问题、认知世

界的方式之中——这就是何以我学了七年生物学相关课程，依旧不能解答“某种植物为什么叫某个名字”的根源所在。这种现象，我国自古以来，约莫只有当下最为显著：先秦时的青年男女，就知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秦淮河畔的艺妓，能够详细解读何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至如今，纵然是植物学博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怕是不在少数。

曾有一次，我去某个学校做讲座，讲古代人们对于植物的看法、命名、传说、历史故事，生物专业出身的教导主任一直铁青着脸，尚未听完，便转身拂袖而去。事后，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悄悄告诉我：“你讲的那个，我们主任评价说：‘根本不科学！’”我想，如果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科学体系下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那么，我说的那些当然不科学。早在这所谓的“科学”出现之前，我说的那些，已然我行我素地存在许久了。

读大学的那些年我并不明了，而后来才渐渐觉得，大学学到的，所谓知识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种方法论。一种名为“科学”的方法论。我们用某种方式，去观察、认知、感悟、记录并试图诠释这个世界，如此这般的一种方法论。于是，我天真而单纯地盼望，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唯一，应当还有其他的方法论存在，这样或者那样，无关乎是非对错。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大约也是这些方法论中的一种。人们用最原本的视角去观察自然，并加以解答，如今看来，那些说法或许怪力乱神，或许白痴弱智，抑或和如今的“科学”恰好不谋而合。我无意评判，只是将这些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记录整理，我想，当人们已然对西方科学熟稔于心的时候，遇到类似“为什么叫这个名

字”而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或许中国古代博物学的视角，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亦是我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如今我们能够见得到太多基于西方科学体系之下的科普读物，而我只是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借中国古人的眼光，去诠释身边的自然界，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记得曾在本小说里读到，倘使青年男女携手走在路边，男子随口便能说得出一草一木的名字，界门纲目科属种，以及相关传奇故事，你的女伴定会作痴呆状，将你尊为神奇的存在。那么，我想，学习过植物分类学的孩子们，或许能做到整个要求的前一半，而我所编写的这套丛书，则希望解决后一半的问题。——因为无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也好，西方博物学或者科学也罢，最为原本的初衷，是希望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

所以，这些絮絮叨叨的千百年前的故事，不解决吃喝问题，不涉及工资上涨或住房贷款，只是偶尔能够在人们心中的角落里，埋下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性。若如此，那也便足够了。

王辰

癸巳年兰月初九 子夜于京



目录

- | | | |
|-----|-------------|-----|
| 其一 | 迎春 | |
| | 先折东风第一枝 | 1 |
| 其二 | 桃花 | |
| | 人面桃花相映红 | 9 |
| 其三 | 木瓜 | |
| |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 17 |
| 其四 | 樱花 | |
| | 记得花开雪满枝 | 23 |
| 其五 | 丁香 | |
| | 丁香空结雨中愁 | 31 |
| 其六 | 海棠 | |
| | 艳妆一出更无春 | 39 |
| 其七 | 紫藤 | |
| | 长条柔蔓转依依 | 47 |
| 其八 | 棣棠 | |
| | 棠棣黄花发 忘忧碧叶齐 | 53 |
| 其九 | 蔷薇 | |
| | 满阶狼藉许多红 | 61 |
| 其十 | 芍药 | |
| | 满院匀开似赤城 | 69 |
| 其十一 | 琼花 | |
| | 二年轻冰八月霜 | 77 |
| 其十二 | 杜鹃 | |
| | 啼血万山都是红 | 85 |
| 其十三 | 鸢尾 | |
| | 装成蝴蝶满纤枝 | 93 |
| 其十四 | 石榴 | |
| | 火光霞焰递相燃 | 101 |





- 其十五 梔子
闲着中庭梔子花 109
- 其十六 凤仙花
更饶深浅四般红 117
- 其十七 萱草
向人空自绿 无复解忘忧 125
- 其十八 石竹
春归幽谷始成丛 133
- 其十九 木槿
可怜荣落在朝昏 141
- 其二十 百合
森森心地也清凉 149
- 其二十一 玉簪
嫩琼飞上紫云车 157
- 其二十二 紫薇
紫薇花对紫薇郎 163

其二十三 夹竹桃

愿言岁晚长相随 171

其二十四 桔梗

空花根蒂难寻摘 179

其二十五 鸡冠

隔江犹唱后庭花 187

其二十六 秋海棠

自然肠欲断 何必更秋风

其二十七 木芙蓉

看来却是最宜霜 201

其二十八 山茶

灿红如火雪中开 209

其二十九 水仙

可惜国香天不管 217

其三十 蜡梅

披拂不满襟 时有暗香度

后记 233



其一

迎春

先折东风第一枝





迎春

古之迎春，即为今之迎春花（*Jasminum nudiflorum*），隶属于木犀科素馨属。

灌木，枝条常下垂，具棱，绿色；叶对生，三出复叶，小叶片卵形至椭圆形，有时为单叶；花单生，常腋生；花萼绿色，5-6裂；花冠黄色，下部合生呈管状，上部5-6裂；雄蕊2枚，内藏；雌蕊1枚，柱头头状；浆果，球形，成熟时黑色。原产于我国西北、西南部分省区，生于山坡灌丛中，如今于全国各地广泛栽种。

迎春之花，其色最炫，或五出，或六出，灿若日华。

同谷风初现，则花开满枝，不畏春寒凌厉，不待他花

睡足，故曰“东风第一枝”，未有花时，且寄春信。

美人指点金腰带

太湖水畔，春意阑珊，柳枝掩映，被初至的春风轻抚出一抹浅淡的新绿。斜径之外，走来一对神仙眷侣——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溃吴国大军之后，颇知进退的范蠡选了个月黑风高之夜，携着美人西施，不知所终，此后太湖便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信步之间，西施忽而望见，微泛鹅黄的草木之间，竟有几株金灿灿的春花，迎着尚带轻寒的纤弱东风，兀自灿烂。无论浣纱溪畔，抑或吴王深宫，都未见过这花的模样，细看之下，那排列成缕的金色小花，其身姿却又恍若相识——“这花莫不是珠光宝气的金腰带所化么？”

3

范蠡听得此言，便将花枝摘下，绕于西施腰间，笑言道：“此花怕是春神东皇的‘金腰带’吧。”

这当然是后人杜撰的故事，连确然的出处亦无可考，无非为英雄美女之间的旖旎情仇，狗尾续貂罢了。然而那金灿灿的迎春花，却果真有了“金腰带”的别名，非但先于百花而绽，亦因璀璨富贵，带着冠压群芳的彩头。南宋宗室文人赵师侠《清平乐》词云：“纤秾娇小，也解争春早。占得中央颜色好，装点枝枝新巧。东皇初到江城，殷勤先去迎春。乞与黄金腰带，压持红紫纷纷。”司春之神东皇初来，便以黄金腰带装点新枝，纵然此后繁花似锦，也需低了这最先开放的迎春一等。

未有花时且看来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白居易赞迎春尚无花时已然绽放，正如古人将迎春与梅花、水仙、山茶并称为“雪中四友”，虽未带梅花傲雪的锐气，不似水仙幽香的清恬，却也不是桃李那般流俗之物。

《花经》将迎春列在“七品三命”，算不得高贵，无非保有自身的坚守罢了。“东风第一枝”的名头，虽间或易主，但往往还要算在迎春花头上，这也恰似古人对迎春的喜好，说来道去，唯独占了一个“先”字。

但纵然是迎着未暖的新风，不愿与他花争艳，迎春也未能免去被人挖苦的命运。清人赵执信《嘲迎春花》一诗云：“黄金偷色未分明，梅傲清香菊让荣。依旧春寒苦憔悴，向风却是最先迎。”梅菊之类，已成古人赞颂的定式，偏这迎春花的金黄色却是“偷”来的。春寒袭来，花开凄苦憔悴，却是最先迎合东风的来意——这或许是指桑骂槐，暗讽善于钻营的宵小之辈，却可怜了迎春花妄受诘责。站出来说公道话的，大约要算北宋名臣韩琦：“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于是迎春花也终究有了一点高洁的品性，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可惜古人大都难以理解这等胸襟，只看得到一朝花开，金花绚烂。

春去花不复 人情岂堪怜

世情薄，人情恶，古人只顾欣赏迎春花初绽时的光辉，所抱

憾的，还是这花不带香气，不能长久，不具高雅脱俗的品格，而今人则干脆少了这些婉转心思，只记得花开时的模样，季节更迭，便忘了迎春花的好处——“我妈要把院子里的迎春花砍掉”。这句半是抱怨的话语，却是我对于如今迎春花最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在多年前的初夏黄昏，有个朋友向我发来消息：“她觉得迎春的枝条像一堆绿色的电线，特难看。我问她，那春天开花的时候，干吗又那么喜欢呢？”春季过半，迎春便纷纷落了花朵，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头，不复被人们提起。城市里栽种的迎春往往成丛，花开时明晃晃的一堆，此后便真个有如老旧的电线抑或粗铁丝，盘绕混杂，塞在角落里头，与不便清扫的各色垃圾共存。这便是遭人豢养的花卉们不得不忍受的尴尬，等到熬过又一个冬天，等到电线开出新花，又是一季荣耀的轮回往复。

5

京城的春季干燥多灰，难得落雪，四五年里，方能等得来一次伴雪的迎春花。趁雪未消融，我便急匆匆地跑去，想看它“雪中四友”披雪着霜的模样，却终究扑了个空——那些杂糅的枝条近乎全然被积雪覆盖，开花的几根，却坚韧地凭空伸展，仿佛不屈服般地从积雪里头钻出，花瓣与残雪一道反射着日光。不若松柏抑或梅花，顶着雪块，滑稽地如同圣诞老人，迎春花对雪，竟全然置之脑后。我想，这才是迎春花的本色，在那些屈曲的枝条里头，终究含有某种不愿折服的刚劲。

连翘素馨乱迎春

如今的迎春花，最令人哀伤的并非无人喝彩，而是张冠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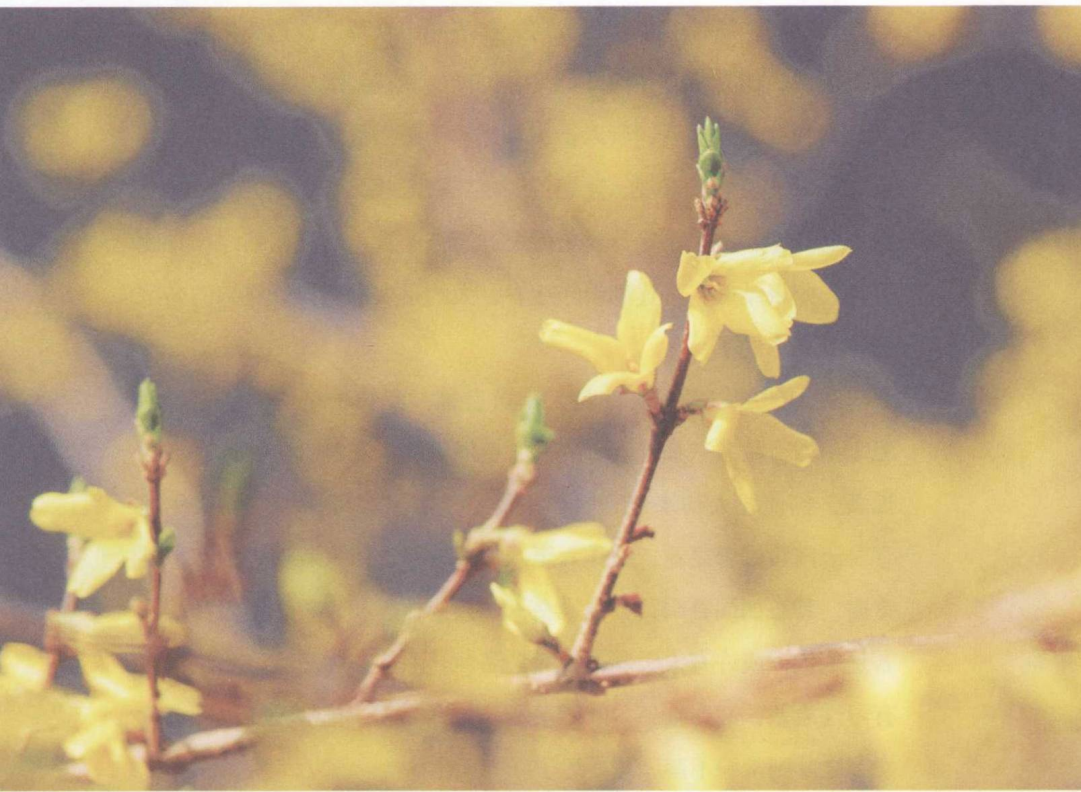
图
说

过了惊蛰节气，北方的迎春花便悄然绽放，倘使逢着一场春雪，即可观赏到金枝破雪的景致。[上图]平日里的迎春花，却通常是在阳光的催促之下，成群结队地灿烂着，为萧瑟的城市预告春季的来临。[下图]



图
说

北方城市中常见栽培的连翘，花冠四裂，如同四枚花瓣状，而迎春花花冠五至六裂，二者极易辨别。[上图]华中及其以南地区栽种的云南黄素馨，常见花朵重瓣，且花与叶同在枝头，以此与迎春花区分。[下图]



戴。太多人听说过迎春花的名头，却认不出迎春花的真相。在电视抑或报刊上头，往往说到迎春，图像却总是别的什么花朵，遑论不辨是非的网络世界。在北方的春季，最易被人当作迎春花的，大约都是连翘——所谓“秋结实似莲，作房翘出众草”，连翘结实自然难以混淆，但春日开花，却都是金灿灿的满枝斜缀。偏偏连翘因为耐寒耐旱，易栽易活，所以街头巷尾、小区楼群之中，无不充斥着连翘的身形。倘使近观，连翘若四枚花瓣之状，迎春则五六枚，其数不同，本不至于难于分辨，何况连翘枝条黄色，迎春暗绿。凡此种种，归根结底，将连翘误作迎春，大约是太过乐得以熟知的名字去揣测花木们了。

更加能够以假乱真的是云南黄素馨。此物一名“野迎春”，见于南方，枝条一如迎春般凌乱，色泽青绿，花色也更接近迎春的灿黄，倘使北人初来乍到，免不得将这黄素馨理所当然地认作迎春。云南黄素馨之花，裂作六至八枚花瓣状，因人栽培之故，常见重瓣，其态如同叠绢，繁复堆垒——倘使在唐朝，想必为人赞颂，若是宋代，或许有人厌其花繁而失品性。除却花瓣之别，此二物亦有习性之差：迎春临冬，叶落殆尽，初春绽放，花密无叶；云南黄素馨之叶则常绿不落，花亦迟于新叶而生。

然则连翘也罢，黄素馨也罢，纵使为人错认，人们也大都偏爱迎春花的名号——名曰迎春，不待群芳吐艳，先自报春归信，以扫一冬憋闷颓败之意，有此足矣，管它真个迎春花也罢，冒牌也罢，又有何妨？北宋晏殊称迎春花“偏凌早春发，应诮众芳迟”，只消花开得够早，终究免不了为人赞许并称颂。